

ASSASSIN'S
CRE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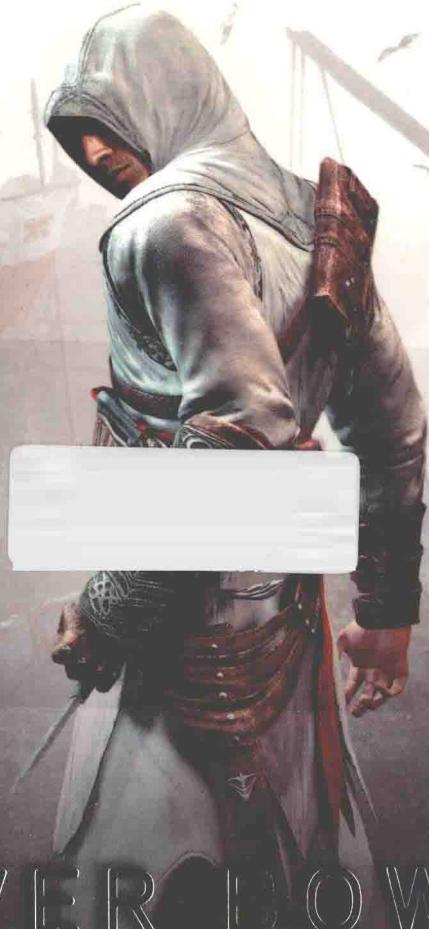
刺客信条官方小说系列之②

刺客信条

秘密圣战

THE SECRET CRUSADE

(英) 奥利弗·波登/著 时雨 朱佳文/译



O L I V E R F O W I T H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刺客信条：秘密圣战

(英) 奥利弗·波登 著
时雨 朱佳文 译

Assassin's Creed: The Secret Crusade
Copyright © 2014 Ubisoft Entertainment.
Assassin's Creed, Ubisoft and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First Published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信条：秘密圣战 / (英) 波登著；时雨，朱佳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33-1384-1

I . ①刺… II . ①波… ②时… ③朱…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3678 号



刺客信条：秘密圣战

(英) 奥利弗·波登 著 时雨，朱佳文 译

策划编辑：陈 曜

责任编辑：汪 欣

特约编辑：王 骏 何 點 夏 青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九 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203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384-1

定 价：38.00元

序章

大船顺风而行，时而吱嘎作响。它的船帆被风涨得满当，不时泛起层层波澜。打从离开大陆到现在，日子已经过去些许。这艘大船一路劈波斩浪向西方的大城市前进，船上载着珍奇的货物：一个人，一个船员们只知道他是首领的男人。

眼下他正在众人之间，身穿长袍的他摘掉了头上的兜帽，正独自站在甲板上。海风夹带着喷溅的飞沫肆意扑打着男人面庞。每天他都会出来这样待一会儿。从船舱踱步到甲板，凝望波涛的彼端，再只身返回舱底。有时他伫立于船首，有时则是船尾，可不管怎样，那锁定在汹涌白浪上的目光都不曾离开。船员们每天都能见到这个人。大家一边甲板和船索间呼喊合作，各司其职，一边忍不住偷瞥那个孤独而忧郁的身影。他们暗自好奇着他的身份，这个穿行于他们之间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男人离开船板上的围栏，戴上身后的兜帽，似乎并不知道旁边船

员们正在悄悄注视他。他低头站立片刻，手臂随意垂放在身体两侧。大家紧盯着他，有些人甚至一路看着他穿过甲板大步走过人群，回到船舱。等舱门合上，所有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竟然一直屏着呼吸。

船舱里，这位刺客已经回到案桌旁坐下，并倒了一大杯酒。接着，他伸手拿起一本书，翻开读了起来。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一二五七年六月十九日

眼下我和马费奥还留在马西亚夫，或许还将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至少要等到一两点——我该怎么说呢——不确定之处都解决了再走。在此期间，我们得按照导师阿泰尔·伊本·拉加德的命令留在此地。老实说，像这样让别人来定夺自己的行程去留着实令人感到沮丧，尤其是让导师——组织的领导者——来决定更是如此。导师已经人过暮年，说话模棱两可的本事，就像他当年手握刀剑时一样精准无情。我起码还有些收获，因为我知道了导师过去的故事，不过马费奥就没那么幸运了，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他似乎越发不安。马费奥这种心情，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厌倦了马西亚夫，厌倦了在刺客驻地和村庄之间的险峻山陵里穿梭的日子。更何况这些多山地段对他而言根本没有吸引力。我是波罗家的人，他说。于是在抵达这里六个月之后，

马费奥的流浪之心就开始蠢蠢欲动。那挥之不去的情绪，既充满诱惑，又令他无法对其视若无睹。他渴望迎风远航，渴望自己可以背对马西亚夫，乘着大船驶向新的世界。

很坦白地讲，对于这分让马费奥急躁万分的苦恼，我还是受得住的。因为我能感觉到，阿泰尔即将宣告些什么。

于是，我今天对马费奥坦白道：“马费奥，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然而对方的回应却并不礼貌。我们真的是亲兄弟吗？我不禁开始感到怀疑。他不但没有对我的提议表现出任何热情，我发誓我甚至还听到了他的叹息——或许我应该为他这副模样找一个不错的借口：由于太阳过度燥热导致呼吸困难。于是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已经插嘴道：“在你那样做之前，尼科洛，你介意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故事吗？”真是令人心生不快的语气。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故事还是要讲下去。“是个不错的问题，兄弟。”说着我跟他一起攀上眼前令人心悸的坡道，同时思考着该如何展开这个话题。头顶上，矗立在山岬上的城堡隐约可见，看上去像是雕刻在石灰岩上的一部分。我决定要找个完美的环境来讲这个故事，要知道，再没有比马西亚夫驻地更适合讲这个故事的地方了。那是一座屹立在塔楼间的雄伟城堡，位于奥龙特斯山谷中的一个至高点。波光渺渺的河水环绕在周围，哺育着山下繁华的村庄。好一片宁静祥和的乐土，好一个人间天堂。

“我想说的这个故事与知识有关，”最终我开口道，“如你所知，‘阿萨辛’是阿拉伯语‘守护者’的意思，而刺客正是秘密的守护者，他们守护的秘密与知识有关，所以……没错，”毫无疑问，我对自己的说辞很满意，“……是关于知识的故事。”

“恐怕我还有别的事情。”

“啊？”

“我当然很乐意听听我们学习之外的故事，尼科洛。不过，如果你要讲的东西只是工作的延续，我就没兴趣了。”

我咧嘴笑道：“你一定想听，那是导师以前讲给我的故事。”

“看情况再说吧，听你的语气感觉它们并不会让人多振奋。每次听你讲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只对其中残酷流血的部分感兴趣。”

“我当然知道。”

马费奥浅笑道：“好吧，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肯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毕竟那是伟大的阿泰尔·伊本·拉加德的故事，是他人生的故事，兄弟。相信我，故事完整而丰富，你甚至会想把它写下来，尤其是那些充斥着杀戮的片段。”

说话的工夫，我们已经来到驻地外围的外堡。穿过拱门，途经哨岗，我们再次攀上墙壁，朝里面的城堡走去。矗立在前面的高塔过去一直是阿泰尔的住所。为了消磨看似无尽的时间，我曾去那里拜访过他几个星期。

他坐着的时候总是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双手相扣，手臂搭在高椅边，安静地讲着他的故事。由于兜帽的缘故，那双苍老的眼睛只能看到风帽以下的地方。交往过程中，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我逐渐意识到他是有意将那些故事告诉给我。因此为了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理由，他选中了我来听这些故事。

而在其他的时候，阿泰尔则习惯于沉浸在书籍与回忆之中。有时他会在塔楼的窗边眺望远处，凝视许久。或许此时此刻他就在那里也说不定，我不禁这样想到。我弯了下手指将帽檐拉回原处，借此遮住自己那双正在仰望塔楼的眼睛。现在映入眼帘的就只有曝于阳光下的

石头了。

“我们这是要去和他碰面吗？”马费奥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不，今天不去”，我回应道，然后指了指右边的塔楼，“我们要登上那里……”

马费奥皱紧眉头。那座塔楼是驻地内最高的建筑之一，单是登上顶部就需要凭借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天梯，更何况看样子也知道上面大多数天梯已经到了需要修复的时候。但我坚持过去。我将长袍束进腰带，带着马费奥来到第一层，就这样一层层攀上顶端。塔顶的视野十分辽阔，可以环视整个周边地区。崎岖地势连绵万里，河流仿佛大地的经脉一般曲折蜿蜒，滋润着每一片聚集的村落。远眺马西亚夫的景色：目光顺着驻地延伸到那些建筑和下面错落无序的村落，再到里面的集市以及幕墙外围的木质围栏和马厩，所有景象尽收眼底。

“爬到多高了？”马费奥问。他的面色有些泛青，显然是被拍打在身上的风和自身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吓到了。

“二百五十多英尺，”我告诉他，“足够刺客避开敌方弓箭手的射程了，而刺客们却能让箭雨和其他东西落到敌人头上。”

我朝他比了比周围开阔的地域，“可以从这个缺口向敌人投射石块或者火油，用这些……”脚下几块木板延伸到空中。我们缓步移向其中一个，接着径直走向前方，然后微微前倾以便看到下面的情况。朝正下方看去，映入眼帘的是闪亮的河水，因为整座塔楼都矗立在悬崖边上。

现在，马费奥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一丝血色了。他缓缓退回到安全的地方。我哈哈大笑，跟着退回来老实说，我真是暗自庆幸他先回去了，要知道我也已经感到头晕目眩。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呢？”马费奥不解地问道。

“这里是故事开始的地方，”我说，“从各种意义上都是如此，正是在这里，瞭望哨第一个看到了入侵部队。”

“入侵部队？”

“是的，萨拉丁的军队包围了马西亚夫，只是为了击败刺客们。那是在八十年前，八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就像今天这样……”

第二章

起初，瞭望哨看到的是鸟群。

行进中的军队会吸引食腐动物。其中尤以有翼的飞禽居多，它们挥动翅膀，飞扑向残留的渣屑：食物、废料以及尸体——人和马的尸体。接着，他看到了漫天的飞尘。随后一个巨大的暗斑出现在地平线上，渐渐逼近，最后吞没了瞭望哨视野中的一切。由于军队的驻扎，周围的环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骚扰与破坏。这个群体就像一头饥饿的巨型猛兽，几乎将沿途的一切吞噬殆尽——萨拉丁成竹在胸——光是这般景象已经足够驱使对手投降了。

如果，不是这次，如果，对手不是刺客的话。

为了准备这次攻城，萨拉森人的首领召集一万余人，组成武装军队。兵种有步兵、骑兵和信徒等详。他决定靠他们来摧毁那个刺客组织。那群刺客已经两次企图夺取他的性命，还宣称第三次绝对不会失败。于是首领带着他的军队挺进安纽赛利亚山脉，直指刺客在山间的

九大堡垒。

萨拉丁的部队侵略边陲地区的消息早已传入马西亚夫，不过目前还没听说哪一座堡垒被攻破。这会儿，撒拉丁萨拉丁已在前往马西亚夫的路上。他决心征服该地，誓要拿下刺客首领阿尔莫林的项上人头。

众所周知，萨拉丁是位温和公正的首领，然而他却被令其不安的刺客激怒了。据说他的叔叔，希哈布·阿勒丁曾建议他提出一个和平协议。要知道希哈布一直希望能和刺客和平共处，而不是针锋相对。可惜萨拉丁的复仇之心却从未动摇。于是，在一七六年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里，他的军队缓慢逼近了马西亚夫。随后，一名瞭望哨在驻地的防御塔楼里望见了鸟群和积云般的扬尘以及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黑点。他举起号角放近唇边，拼命吹响警报。

储备好物资，镇民们集体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人群蜂拥至庭院，每个人的面庞上都刻满了恐惧。但大部分人又很快恢复平静，重新支起摊子继续自己的买卖。与此同时，刺客们则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迎战入侵的军队。敌人如同一只依靠大地生存的猛兽，不断开拓着自己的领土，将利爪伸向这片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地方。

远处传来号角声、击鼓声和铙钹声。等天边炽热的阴霾中渐渐显出军队的形状，士兵们已经可以大抵辨认出对方的身份。那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团体。步兵团：长枪兵、标枪兵和弓箭手；亚美尼亚人、努比亚人以及阿拉伯人。骑兵团：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马穆鲁克骑兵。那群人身佩弯刀、狼牙棒、长矛和长剑，有的身着链甲，有的则穿着皮质盔甲。他们看见贵妇们的乘舆、苦行僧，还有乱哄哄走在最后的随行者：家眷、孩童和奴隶。守卫们看着入侵的士兵点燃幕墙和马厩。远方的号角声依旧高亢，铙钹仍在猛烈撞击。村落里退居到堡垒内的女人们开始哭泣。她们料想接下来要被点燃的就是自己的家了。

然而军队却没有破坏他们的房屋，而是在村庄里停下来，仿佛对城堡毫无兴趣——一切看似如此。

没有派出使者，没有下一步的征兆，他们只是开始安营驻军。营地里绝大多数的帐篷都是黑色的，只有中间搭着好几顶更大的营帐。那些巨型营帐是苏丹萨拉丁与他的亲信部下暂居的地方。帐篷外，镶边的旗帜迎风招展，搭帐的支柱顶部则镶嵌着镏金石榴，色泽艳丽的绸缎盖满整座营帐。

另一边的城堡里，刺客们正在仔细揣摩敌人的意图。萨拉丁究竟是会袭击驻地，还是会用围而不攻迫使他们就范？关于这个问题，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得到了答案。因为城下的军队已经开始装配准备攻城的器械。照明的火把一直燃烧至深夜都未曾熄灭。捶打声和锯子声传到调遣驻守防御工事的人的耳中，也传进阿尔莫林的塔楼里。在这里，阿尔莫林召来了诸位刺客大师。

“萨拉丁自己送上门儿来，”法希姆·阿勒赛义夫，这位刺客大师说道，“这可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阿尔莫林沉思不语，只是通过塔楼的窗户望着外面。在那顶色彩绚丽的营帐里，萨拉丁正密谋着如何令阿尔莫林和他的刺客组织彻底垮台。阿尔莫林心下思索着，那位领军者的军队想着他们如何将边陲地区踏为尘土，想着如果这场战役失败，那位领军者该如何再次组建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力量。

或许萨拉丁已是无人能敌，他分析到，但刺客组织也可能更是智高一筹。

“只要萨拉丁一死，他的军团就会瞬间土崩瓦解。”法希姆说。

然而阿尔莫林却摇了摇头：“我可不这么想。希哈布肯定会接替他

的位置。”

“他也就比得上半个萨拉丁。”

“那样，他将无法像萨拉丁那样有力的抗击圣殿骑士。”阿尔莫林厉声叱驳道。他有时候对法希姆的强硬手段感到厌烦。“难道我们希望自己任由后者摆布？难道我们希望自己违心成为他们的盟友来对抗苏丹？我们是刺客，法希姆，我们的意愿只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其他任何人。”

凝重的气氛在这充溢着幽香的屋子里蔓延。

“眼下，萨拉丁对我们的忌惮正如我们对他的一样，”沉思片刻后，阿尔莫林说道，“我们应当留意这一点，让他更忌惮我们才是。”

第二天一早，萨拉森军队将一个撞锤和攻城塔推上了主坡。当土耳其弓骑兵经过时，他们便开始向驻地城堡发射箭雨。在刺客弓箭手持续不停的箭矢和防御塔上雨般倾泻的火石之下，军队开始用攻城器械袭击外墙。村民也参加到战斗中来，他们在城堡上向敌军投掷石块，并扑灭一个个着火点。而在主关口，勇敢的刺客们从边门发动突袭，击退了试图焚毁城门的步兵团。最终，这一天的战斗在双方各有伤亡的情况下结束。萨拉森人撤下山丘，点火照明，开始修理攻城器械并加强装配，以备日后的使用。

不过平静却未如想象般如期而至，当晚，营帐里发生了巨大的骚动。等到第二天早上，那属于伟大萨拉丁的美丽绸缎已被摘下，随后他带着一小队近身侍卫离开了营地。

之后不久，他的叔叔希哈布·阿勒丁登上坡道，去拜访刺客首领。

第三章

“萨拉丁陛下已经收到了您的信函，对此他表示感激不尽。”使者说，“由于另有公事在身，陛下已经离开，并指示让希哈布·阿勒丁大人代为谈判。”

使者站在希哈布的马旁，将一只手弯成杯状放到唇边，以此呼唤早已在防御塔上齐集的刺客首领和他的诸位将领。

一支大约两百人左右的小型武装部队与一具担架来到山丘上，努比亚人军士已将担架放下，希哈布坐在马背上，他身边这些人充其量只能算一支希哈布的护卫队。他的面容很平静，仿佛并不太在意谈判的结果。一席宽敞的白色长衣，搭配贴身的红色腰带，头顶的雪白头巾上镶嵌着闪闪放光的宝石。那珠宝想必也有着与之相匹配的名号，站在塔顶的阿尔莫林不禁暗想道，或许是被称为“什么之星”或是“什么之瑰”吧。萨拉森人似乎很乐于给他们的小物件取些古怪的名字。